

憺

袁

文

集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八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晉封中憲大夫景之趙公墓誌銘

明崇禎十一年樞臣楊嗣昌以奪情起視事方得幸於上未幾有東閣之命嗣昌不復辭欣然就職於是翰林院編修景之趙公抗疏劾之被謫以去當是時公之直聲震天下天下皆曰此故趙文毅公之孫也當神宗朝文毅公以論江陵奪情事廷杖削籍杖下敗肉猶存其家謂之忠臣之腊以示其後人去此已六十年事適類蓋忠孝大義三百

年間不絕如綫而皆繫於公家祖孫嗚呼其異也夫其後三十八年而公始卒又十二年而公之子延先將葬公常熟縣桃源之舊阡次其狀以命乾學曰願得一言以勒于幽隧乾學與公之孫廷珪爲同年生適共事西臺義其可辭按狀公諱士春景之其字號蒼霖其先宋簡國公仲談有子曰士鵬守江陰軍因家焉子姓繁衍散處石橋章鄉二鄉十四世實自意鄉徙常熟遂爲常熟人實孫承謙廣東布政司叅議贈祭酒生子用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即

文毅公也文毅公生三子其季曰隆美敘州知府
即何氏封太恭人公考妣也生子六人而公居次
公爲人清癯鶴立退然若不勝衣至論天下事名
節所繫侃侃然義形於色雖壯夫不過也其爲諸
生時已知名當世登天啓丁卯賢書崇禎丁丑成
進士廷對第三人臚傳之日國老相賀初入朝即
有詩曰拜罷幾回尋碧血先臣曾灑御河邊其志
已如此及在翰林鍵戶修業不謁權要前輩唯黃
石齋道周尤愛重之與同年劉孝則同升最善時
時過從以道藝相廁礪語及國事輒欽歎對泣人

不知其云何無何而楊嗣昌奪情入閣之事起時
上召諸臣於平臺道周面斥嗣昌辭甚峻上爲之
艴然謂責道周不少屈而嗣昌從旁故爲休容以
激上怒且微引他事中之道周由是得罪明日公
即與同升各疏救且劾嗣昌忘親害理其略謂嗣
昌墨縗泣事樞部無涓埃功荷上簡入綸扉使其
猶有人心固宜力辭乃拜命之疏但計較於歲月
久近之間絕無哀痛惻怛之念儼然服絰就任食
稻衣錦於汝安乎疏入謫福建布政司簡較時錢
牧齋謙益方繫詔獄作玉堂雙燕行者指公與孝

則七後三年而嗣昌事敗爲荒谷之縊於是臺臣
交章薦公壬午詔令自陳復公原職是時公方居
敘州公憂哀毀踰禮及服闋北上內外訌潰國禍
孔棘公益自奮勵思得畢效以紓君父憂然未至
京師而明遂以亡矣自後公隱居不出築室三楹
頗曰保閒左右唯圖書數卷獨坐其中雖子弟非
朔望不得見也所著有保閒堂集二十六卷藏於
家公於書無所不讀而頗好老莊家言若有所自
得者聞人言神仙事輒欣慕之晚自號煙霞道人
思名山五嶽之遊嘗陟泰山日觀峰作登岱山歌追

擬太白石齋倚而和之在閩覽武夷遊雁蕩晚年就養東萊登勞山東望大海中煙波縹渺羈蓬壺翛然有出塵之想作紀遊詩數十章幽清哀怨讀者知公之寄託者深也余往歲謁公公年已七十餘赭顏蒼髮如五十許人所言皆服食吐納長生之術不譚世事其歿也命以緇衣斂所親或難之公曰爾不聞杜黃裳王旦事乎毋多言公之志其可悲也已歷官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奉直大夫

本朝晉封中憲大夫於康熙十四年卒於家距生

萬歷二十六年年七十有七配黃氏繼室以吳氏
贈封皆太恭人子三人延先順治戊子副榜陝西
河西兵備道按察司副使瑞南順治丁酉副榜萬
林例監生女二人適生員錢孫保進士董含孫八
人延先出者曰廷珪庚戌進士河南道監察御史
曰廷琰瑞南出者曰廷彥萬林出者曰廷琦廷璟
廷璘廷珙廷瓊孫女八人曾孫男六人女二人銘
曰

先王制禮不及者跂相彼鳥獸蹢躅跼廻翔叫
喚此何人斯舍其墨麻而朱芾是曳纓也罔此視

也罔睨公一擊之厥身幾躡雖躡其身曰余家故
事晚慕方瀛志則有寄勞山東望天風雲濤山哀
海思仙乎仙乎將一舉而遺世虞山之鄉桃源其
地華表歸然者斯烟霞道人之所蛻耶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兼理糧餉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岱麓姚公墓誌銘

公諱締虞字歷升別號岱麓其先世自江西徙楚
黃陂之灝源里曾祖大諒祖定世有隱德至考懷
賓公始以學行顯累贈中憲大夫妣詹氏累封恭
人皆以公貴故公中順治十一年鄉試越五年成

進士授成都府推官蜀經明季亂後省會丘墟殘
民保聚爲寇盜羣相告言牽染成大獄歷歲不決
公用平恕讞鞫輒得其情辨冤囚數百家出之死
督撫以爲能康熙六年舉卓異加賜蟒服會裁
缺改授陝西安化令行取御試第一授科貟丁
內艱歸服闋補禮科給事中所上封事多見施行
十七年典試江西還奏江西被賊殘破州縣其在
丁闕田荒案內者請敕督撫臣酌量輕重或限
三年或五年勸墾以漸升科其全省逋賦二百二
十萬歷年追比僅報完三萬此二百一十餘萬者

雖敲骨吸髓勢必不能復完惟

皇上早蠲一日民得早去死亡一日若稍遲一日
民痛亦日深一日矣疏上報可又疏請停選擇才
能之例以絕內外夤緣之弊十八年轉工科掌印
直鼓廳事次年

上親試言官乃首擢公且 諭吏部以條奏詳明
稱言職也尋內陞鴻臚少卿歷光祿少卿通政司
左右叅議督捕理事官二十四年超擢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疏請錄宋先賢周惇頤後爲五經博士
如二程氏又請復優免廩糧培士氣 詔皆從之

會四川巡撫闕

上以命公 賜宴寵賚有加數瀨行 召至乾清宮面諭以四川先罹張獻忠屠戮重之吳賊蹂躪宜加意撫綏公先爲司李有聲百姓聞公來則大喜公至榜

上諭于廳事爲科條約束蓋自私征雜派納賄受饋皆有禁以至承直供應頭人土豪之類一切爲蜀患者厲禁悉除之民慶更生方公之初被命行也余贈之言謂前代採木之害於蜀人甚劇歸太僕有光所爲李都御史行狀及吾族祖嘉定

州知州學周所條陳採木六難者言之尤切以今日之蜀度之難且百倍公往宜按明洪武永樂殿工事例亟請罷斯役蜀庶其有瘳公陞辭首言其害

天子以爲然會松威道王公騭入覲亦舉是言

上竟從公請又請免白蠟諸雜稅事皆施行先是十八年七月地震求言公以科臣疏言故憲臣艾元徵請禁科道官風聞言事自此進言者益少臣

請

皇上檢閱

世祖章皇帝時諸臣奏議是時言官何如謇諤今
者相率以條陳爲事軟熟成風蓋平時無以作其
敢言之氣一旦臨事必無肯爲

皇上盡言者疏留中久不下至八月某日下廷臣
會議某日宣旨令面對敕令九卿臺省集殿
廷且命內閣以

世祖時章奏上次日

上御乾清門問公疏意云何公對云臣心無欺但
以言官是

皇上耳目若

皇上稍寬言官處分臣等便敢盡言無諱
上曰朕爲天下主欲聞讜言但恐臣僚涉私欺罔
如明季喧譟不成國體不容不加禁飭朕親政以
來諸臣何嘗以言獲罪公對曰

皇上明聖從不譴罪言官但有此處分條例跼蹐
惶恐惟懼一鳴輒斥誰敢捐其軀命爲

陛下發姦指佞

上曰條例衆臣所議如汝言便廢邪公對云科條
雖設當辨公私誠僞時羣臣跪列者驟聞嚴命
無不脅息震掉公反覆辨論辭氣益發舒微視

上顏愈齋諭以人臣論事當擇其大者不惜死者
纔是忠臣具徐云魏象禪彈奏程汝璞亦是風聞
已鞠問得實本朝原未嘗有風聞之禁也自是群
臣始喻

上意咸感說叩首退將退

上獨呼公前指內閣所呈

章皇帝時章奏示之曰爾以朕爲未閱此乎公對
曰唯久經 聖覽臣故不憚盡言

上令以所言宣付史館次日復 命公入起居注

授紙筆記之會

上躬偶違和不視朝公疏言人主一動一靜雖有
神靈呵護而操存省察於深宮宵密之中調攝葆
養於寒暑風雨之際此則聖心所自知者又云
目今黔蜀蕩平滇中一隅計日授首臣聞趙襄子
得兩城終日而憂晉文公定三國側席懷懼故聖
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願

皇上留意於苞桑之戒時中旨召用通醫術者
二人公以旨不發科鈔請申明六科封駁之例
且力言某某非端人不當出入禁掖
上雖降旨詰問竟寢召命其撫蜀也以蜀初定

非公不能安集將大用之而公已死矣公未病時
遺余書所以期許者甚至聞余掌憲則益喜其意
蓋將挈余以共濟太平之業報

聖明之知遇而不知余之老而將衰而又不自意
其身之賢勞以溘先朝露也悲夫公以二十七年
四月日卒配戴宜人子六人諧讓徵誠謨諧諧吏
部司務女四人長適貢生陳大羣餘未嫁孫二人
之瑾之瑜某月柩還卜葬於某原諧哭稽願拜書
以使來曰公辱知先子宜賜之銘銘曰

靈瑣九閨閤闔遂清漢置給事實司糾繩暨暨姚

公起家明允廉平中律早踐華省

帝重蹇謗闢門諮詢公感榮遇知無不言封章數十傳頌 闕下脫略煩苛獨舉其大西江千里寇禍最烈瘡痏流攜哀此遺子積逋百萬祇困仳儻公行見此還奏蠲之在昔六朝風聞彈事任昉虞嚼震聲殿陞誰爲厲禁公謂不然無拘文法壅蔽乃宣

帝嘉其忠清班屢陟畀之旄節往撫梁益梁益阻險久困于兵公車戾止朱旗陽陽峻立義程以肅羣吏請受一錢必寘諸理建章始營徵材西南邛

斧之產厥惟楩楠木自窮山牽挽以出烜橋互引
進寸退尺明作慈寧民憊而吟竭我資產寸木鋌
金公廉得狀趣以入告湛恩需施忙踴載道公年
半百膂力方剛矢節官下盡瘁以亡惟忠惟勤可
風有位爰勒貞石以志幽壤楚黃之阡有丘墓如
遺愛所藏過者跡躅

湖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候補布政使司叅
議元仗李公墓誌銘

公諱可汧字賓侯又字元仗別號處厚世爲崑山
望族高祖諱某贈某官曾祖諱騰芳明萬曆庚辰

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贈工部
左侍郎祖諱胤昌萬曆辛丑進士翰林院編修父
諱孟函崇禎己卯副榜貢生候選知縣贈刑部山
東清吏司郎中娶太常卿太倉王世懋孫女是生
公公年二十五中崇禎己卯應天鄉試至本朝
乙未成進士公原名開鄴丁外艱服闋請更今名
授行人司行人以

今上御極頒詔湖廣充順天府武闈同考遷刑部
浙江司主事累轉本部山東司員外郎郎中擢湖
廣按察使司僉事提督學政考最候補布政使司

密議需次在家以康熙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卒年六十二公始入刑部時政尚明察姦人乘此紛然投匱告訐山東寇難初平舊家富族被構者銀鑄載道公力持大體平情讞鞫獄多平反而痛繩誣告者以罪自此姦徒屏息一日有告人作詩觸時諱者他司官將白堂官移訐公偶見之曰此非某詩乃唐人薛逢作題曰開元後樂大概言天寶亂後事有何觸忌明日攜唐詩鼓吹同他司言於堂官由是告者得罪先是部放囚糧多雜以泥沙至不可食公力爲尚書言得改給良米囚無餒死者楚

俗文章舊以才氣雄天下自經流寇屠戶口凋耗頽宮士子茶然氣衰公至視學一振起之以六經史漢之文士習驟趨於古又以其間諭郡縣學校之毀者復之圯者葺之書院之廢爲公館者還其田而新之禁有司不得摔辱諸生雖武夫嗟卒皆俯首聽命故至今楚人士言作人之盛者必稱公三年事竣遭太夫人憂歸服除築室城東無意復出數遊郡之西山及雲間九峰流連忘歸嘗憇脫棄人間指軒冕爲桎梏飄然有出塵之想居五年無疾而卒李氏自中丞公篤信道家說祀唐呂

純陽祖師其家頗著靈異公里居益好長生術而
家世仕宦饒貲產樂施于其天性也凡神言有所
營造或當賑濟貧乏立指困斥產不惜距所居里
許築精舍奉祖師紺宇絢爛有沈生者侍乩傳神
仙語寧波陳某善士有急難當助之五百金公即
如數予金沈生使授之俄而陳某以書來謝公大
喜及沈死家人發其篋得其所自爲陳某書草其
他所欺給事盡敗露公略不爲意而求神仙益虔
以迄於死此雖通人之一蔽其任真樂易無機械
於中尤可想見也公內行修整祿逮親之養而惟

恐稍失其意事兄恭謹於財無所私宗族戚黨及所知有急解橐弗靳庚戌歲大饑捐千石米設粥食餒者鄉人賴以全活無算故歿而人哀思之至今生平好讀書工古文辭精草隸吐納風流又善鑒別古帖名畫兼曉音律能自度曲蕭齋清雅非所親晤者不能至也年六十自營生壙殆了然於生死之際者顧夫人少公二歲先公二十五年卒夫人性溫恭明敏當乙酉嵐邑之變能先事脫家於難沒既久王太夫人每言及必涕泣公亦終身不再娶用覃恩贈宜人子遜章等啓殯與公合

葬於小瀘之張薄涇實康熙十五年某月日也予
四遙功庠生先公卒遙章廩例太學生遙威太學
生遙穀舉人女適太學生王鑑孫七長邦靖庠生
繼遙功爲余女婿不幸早卒次邦直庠生娶金氏
余妻之弟子余妻所撫也次某某公素寡交獨於
余兄弟厚善又忝姻姪過公精舍每涕泣不能已
以遙章之請爲序而銘焉銘曰

仕爲刑曹吏不寃三湘七澤廻狂瀾不究其施川
巒觀非有尼之胡止此小瀘之阡躬經理談笑去
來中有以或云神仙非可期烹鍊服食徒爾爲吾

三司空集卷末
書牽連視退之

待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公墓誌銘

今上二十有七年夏六月丹徒張侍郎鵬上書請改葬祖父母父母其言懇切

天子爲之惻然遂得請旣而造其同年友崑山徐乾學以其祖父銘辭相屬泣而言曰吾祖有潛德而舍於時賚志以沒無懋功顯績在史官之紀載其生平嘉言懿行不出里閈大懼無以章徵於海內流聞於來葉竊觀古之人多有如此而藉當世大人先生之文以傳者曾鞏之祖贈諫議君歐陽

修爲之誌輦以書謝曰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
以爲也蘇軾之祖贈職方君曾輦爲之誌軾以書
請曰古人亦有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
以世有發明之者耳今先祖不幸而不爲世用不
能有以自見猶幸某之獲與予同時子蓋世之修
與輦書之而信於後可必也余愧謝非其人明日
以其行狀來告曰吾祖年七十己卯歲猶隨秋
試被落尚期更舉先君跪言古人云不於其身必
於其子孫願大人保愛精神以俟之是歲方棄舉
子業某與叔父幼弟實惟吾祖父教之讀書作文

每出入攜以自隨飲食寒燠憐愛保誤痛吾先君易簷之日吾祖父率某試於江陰聞訃號慟而返吾先君旣不幸早世吾叔父幼弟又不祿吾實薄劣弗克使吾祖父得見吾之成名悲可知也吾受朝恩官中外終鮮兄弟先人宅兆未安中夜念及轉展不能寐旁皇至今恭遇

聖天子大孝推已加恩乃得以其私情自遂惟吾子惠而錫之辭以掩諸幽榮莫大焉余不能復辭也按狀張氏江南望族其譜系枝派繁行而失紀其家丹徒者自小乙公爲始遷之祖歷數傳至東

之公諱某生懷泉公諱某懷泉生五子其第四子
即公公生而穎異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通經史明
當世之務於時有明末季天下多故居恒太息感
熙思欲一試其所得屢躡於舉場每使者按部司
牧下車有所體訪所論列皆中緩急幾宜當事者重
之期以大器晚成卒不遇著周易四子書纂義一
編以訓學者孝友質行爲鄉里坊表其於道人之
善周急解紛未嘗私其財力其歿已三十年邑人
思之猶不置云公諱某字我佩生於前明萬曆壬
申距卒之年順治甲午壽八十有三侍郎爲左副

都御史時 覃恩當贈祖父會方奉撫東命所司
以無故事當奏請未果元配王氏繼配潘氏王夫
人先葬鴻鶴山祖塋弗克合葬今卜吉於某所葬
公以某年某月某日以潘夫人祔子曰士梅侍郎
之考也曰士桂皆先公卒孫男三人曰鵬官吏部
左侍郎曰鯤歙縣教諭曰鷺考授州判曾孫男三
人曰乃文寧波府通判曰乃馨候補行人司司正
曰乃沃尚幼曾孫女六人嗚呼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此孔子語曾子以孝之終也侍郎
自在掖垣以譽謗受知

當寧鎮撫山左有清名累擢少宰行且大用亟伏
闕陳情以營兩世窀穸之事啓故封而就新阡丹
旐引路題曰待贈都御史張公素車白馬會葬之
客不遠千里道旁觀者嘖嘖稱美惟公當日遇不
償德施祉於子孫而子孫能繼其先人未竟之志
以膺茲休命後之史氏紀侍郎之風節政績本原
所自於余之所述徵之矣銘曰

天與之才嗇不試天與之年承不貳韋經有羸邊
有笥寵章焚黃以孫貴卜宅食墨騰佳氣報施必
償久近異爲善者勸惟公視銘公之藏貽百世

通奉大夫 經筵講官兵部右侍郎加一

級眉山項公墓誌銘

兵部侍郎眉山項公墓在杭州府某縣某鄉公歿於位素旂還里孝嗣篤終謀兆升新九稔龜筮協習日月吉良乃窯乃穸蓋其慎也以其同縣吳徵君農祥狀來乞銘公科名齒望皆在余前而與余忘年分相兄弟自余通籍留京師第未嘗不日夕相往還也詞林故事後進謁先生長者逡巡退讓唯諾甚謹公性嚴峻爲館中敬憚獨與余親暱嘗曰錢受之師事繆西溪兄事文文起吾與君豈以

衙門禮相束縛哉卒之日將如射圃監試武士邀
余過邸舍一晤駟從在門方食疾作余馳詣之而
復者已升屋矣至今思之猶餘痛也公才高而學
富博通今古用以經世務不爲詞章之學尤明
本朝典故及一切文武銓除條格典禮錢穀軍政
刑罰有興革輒手自細書卷帙盈尺悉能默識嘗
語人曰學貴適用耳卿等老死只守兔園冊子何
益顧以余之弇鄙聞余言即心賞余亦時時從公
訪問當世事舉錯所先後甚相得也公軀幹脩偉
聲若洪鐘居恒抵掌談笑激昂慷慨四坐動容生

平善飲酒以千鍾百觚自豪酒深彌復溫克時論
宜公輔者於公必屈一指乃位止於貳卿數止於
中壽故其所樹立未究其所蓄積也公諱景襄字
去浮睂山其別號杭州錢塘人其先自汴徙不知
其初徙世數曾祖考諱科祖考諱士升皆不仕考
諱大章封翰林侍讀學士母王氏贈宜人生五子
公其仲也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會試中式又三
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選庶吉士授內弘文院檢
討充 日講官服除還職轉侍讀復爲 日講官
陞侍講侍讀學士 冊立東宮 覃恩加一級設

東宮官由少詹進詹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除兵部右侍郎爲 經筵講官卒歷三十年侍從
兩朝秉筆纂修進講 經筵前後稱 肅拜賜優
渥副武會試總裁有 詔舉博學鴻儒公舉處士
薦撫謙李因篤等應 詔撫謙徵不起因篤卒以
母老辭官人以公爲知人公治事精明果毅片言
立斷凡 朝廷有大議以爲不可必力爭之康熙
十八年夏刑部欲改五流之條應遣者無論遠近
一槩戍烏喇公時在內閣爭之不得其年冬星變
陳言已副夏官與司寇魏公象樞宮詹沈公荃及

御史蔣伊等又特言烏喇事不可行竟乃從之武定公之總督兩浙也上言大兵所俘獲多浙東人賊所蹂躪之餘賊去見俘宜加憐憫奉旨詰責下廷臣議僉言非所宜言當罷公獨明其無罪議兩上

上亦意解竟從後議先是有旨許濱海民以二百石船沿海捕魚東撫欲禁其篷桅違者坐以通海公又爭之曰二百石船兆篷桅不可行許其捕魚而禁其篷桅犯者必衆是餌而阱之也議遂寢且著爲令耿精忠平朝議以閩浙戍卒互更浙

鎮帥請割杭州城東地安置閩戎來者公又爭之
曰一城例不得立兩營不可許鎮帥復請拓營旁
地以處之公又力爭曰閩以二旗來浙以二旗往
數正等耳何患無所居乃妄請爲卒得不許江右
凱還之師道棄所俘良人議者令有司解部聽遣
公曰果良人也立遣猶以爲遲顧使往返數千里
填溝壑自今所在地方審明即遣不必解部溫台
之民來京取贖其子女者三十九家主者難之公
曰此皆良人驗地方官印結宜即遣他所俘良人
視此皆從之公言論見之施行其大者如此其他

從容諷議於殿陛者不可得而悉稱也大同賑饑
議開事例欲使京察大計罷謫者一體捐復及一
切筆帖式捐資皆授縣令時舍弟爲臺長力持不
可惟聞公於衆論喧逐中獨言憲長議是議兩日
乃定公起慷慨對衆揖舍弟曰爾公爾侯子孫保
之羣議者環視皆憮然公不顧也嗚呼公歿已數
年於茲矣今

天子嚮意唐虞_一治法古疇咨期大臣矯矯風節
者虛公卿之席以待之若公者豈非其人哉公卒
於康熙二十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四以二十八

年某月某日葬娶董氏某官之女封宜人子四人
灝侯選教諭溶泓俱太學生俱董宜人出淤太學
生側室侯出孫男三人檜棟楨孫女二人昏嫁皆
名闕公多陰德必有後故四子者皆才銘曰
踰艾而死壽豈折而摧夏卿之貳官不可謂卑言
爲律令夫豈無所施而世之所望於先生者不止
於斯以俟汗簡徵此銘詩

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陳君墓誌銘

翰林院庶吉士陳綺在邸聞父喪余往弔焉斬衰
苴麻西面哭旣拜賓稽颡成踊見其辟領下負版

大書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十六字余問於禮有諸哭對曰縛惡知禮以表吾哀也我鄉先達蓋常行之縛無狀痛吾父棄養雖終身刻此十六字於背可也縛惡知禮越數日縛請余文志其先人墓再拜門外衰裳負版如故也余惟汾晉之間自河津薛公承道學之統以明倫復性開示學者二三十年間士大夫皆秉禮蹈義敦本務實執親之喪居廬溢米猶用書儀家禮儀節海內稱嘆以為非薛先生教澤不及此若縛所云鄉先達者於禮殆過之矣縛有兄綸爲代州學正

先是縗成進士館選其尊人來從代州留綸官舍謂曰縗也推魯少文何以事君吾將與俱歸既至遇覃恩受封翻然曰吾父子荷國恩其何敢

復言歸也乃謂縗曰經言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汝但思所以立身而君親皆無負矣還過代謂綸曰汝爲人師當以身爲表率吾教縗也終於立身汝已先縗而食君祿其庸吾諱諱乎吾今去毋久溷汝二子者各涕泣跪受其父之訓抵家三月而凶問至按狀君諱基命字樂天猗氏人高祖某曾祖某皆儒官父某平遠衛訓導三世

以孝友聞君居其祖曾祖母祖母之喪歷九年不飲酒食肉詩既醉之篇其五章言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陳氏世有孝德此詩人之所謂不匱錫類者也君生於天啓丙寅卒於康熙己巳年六十有四兩舉鄉飲大賓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配尚氏先君卒贈孺人子五人綸壬子舉人代州學正綺丁卯解元戊辰進士改庶吉士編紹繹皆庠生女三人孫四人綸綺等以君與尚孺人之柩合葬於其所居上莊村之東先人之兆某年某月某甲子也銘曰

是惟碩儒純孝陳君之室偕其德配藏之固謚以利其後嗣俾安吉

敕封內閣中書舍人王清有先生墓誌銘
康熙九年予與曲周兩王子同舉禮部伯子鄰當除令仲子郎以試授內閣中書舍人予忝館職自釋褐時獲申縞紵之雅相樂也畿輔同榜諸君數爲予言太公清有先生之賢每思因二子一拜堂以下繫跡官守未遂今歲兩王子書來言先生捐館舍已兩年矣將以某月日葬於某里之原而請予銘其墓中之石按狀先生諱體健字廣生號清

有世爲曲周人高祖邑諸生實曾祖希賢祖邑諸生之藩而戊子孝廉歷官東平州守諱介者則先生父也先生生而端毅沉靜年十五遊於庠試輒高等食餼有幹濟才明季兵荒畿南時苦抄掠先生言於李令堰水繞城以備寇或以爲難先生慷慨力任卒成之又請以保伍法部勒市中兒寇至隨方逐擊皆解散不敢逼城入國朝時平安居益肆力詩古文辭更留意性命之學開門授徒弟弟子日益進與永平申鬼盟趙秋水鷄澤殷伯巖同邑楊崑岩劉津逮李方曼爲文酒之會孫徵君鍾

元講學於容城之夏峰先生贏糧往從請執弟子禮時先生年已六十有三矣徵君謂先生耆德碩望當以齒序先生遜謝不敢居卒就北面之列受教惟謹由是所得益精作蘇門遊草以紀其事是年徵君卒先生往會葬往返數百里不敢以輿倦辭其勇於進修如此先生居家勤儉二子旣貴苦言切戒以爲志得願奢則費廣而取不以道人怨天譴胥由此起丁巳伯子除太平令將行跪請受訓先生曰爲令無他道但當時時辦歸計俾可以朝罷而夕行斯善矣比考最竟爲循良第一辛酉

蕩平覃慶敕封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乙丑十月
年七十有三卒於家配陳氏封太孺人先一年卒
子男三長即鄰今邠州知州次即鄖次郢邑庠生
也女一適趙愷石門縣知縣孫男六德蘭庭蘭伊
蘭曉蘭法蘭徵蘭孫女四嘗慨師道不立愚者安
於冥頑不知道德之可貴或有志於學矣往往域
於卑近又不幸與不如己者處侈然自適而遂志
其不足也寢假而老將至矣求如先生之命駕從
師不以老自息務得乎吾心之所安而後止豈易
得哉系以銘銘曰

其心歛然日孳孳行年六十身從師道如何其望
見之若大路然豈遠而雙璧趾美令聞貽于載考
德徵吾詩

進士東亭王君墓誌銘

余同年友新城東亭王君與其兄西樵考功弟阮
亭祭酒以才名爲士大夫所傾屬考功祭酒皆蚤
達交游而東亭久困塲屋閉戶却掃顧與其兄弟
齊名海內稱爲三王乙未歲余以貢入京師與考
功祭酒定交時東亭選入太學亦一再相見後十
有六年同舉進士釋褐之日握手槐陰石鼓間追

憶舊游謹然相慰勞亡何別去又十餘年東亭南遊過草堂余方倣裝入京送余金昌而別又二年來京師居祭酒邸中余亦幸數晨夕而東亭遽得疾以卒矣余與王氏兄弟交且三十年其德行足以砥礪末俗其文采風流足以照耀寰宇而考功方居吏部嬰禍幾不測及再入又以母喪去卒哭泣哀瘁以死東亭四十通籍未及受一官骯髒抑鬱以殞其身此余之所以深悲者也卒之日小歛余往哭之痛不自勝旣大歛祭酒齊衰麻絰再拜言曰惟吾兄同年於君誼最厚君他日誌其墓言

已復哭皆失聲今年八月將大祥祭酒曰葬有日矣敢速銘余恐以不文辭按狀君諱士祐字叔子一字子側東亭其別號曾祖尚書公祖方伯公父封祭酒公母孫宜人以崇禎五年生於方伯公常熟官舍故小名虞山年十五爲諸生有聲入國學癸卯舉山東鄉試庚戌舉進士當授京職未補官卒於京邸爲康熙二十年九月二日娶焦氏繼室張氏男二人啟棺啟灌女子三人東亭性至孝與兄弟友愛最深祭酒爲揚州推官時封公與孫宜人皆就養東亭歲一覲省官舍中有竹亭鶴柴兄

弟唱酬極天倫之樂祭酒常病困晝夜手自調藥
遂霍然起考功典試河南以磨勘下獄東亭食飲
卧起日侍左右觸冒炎蒸顛蹶營救事得解考功
至揚州與祭酒執手言東亭急難狀相對流涕及
東亭成進士歸而考功再入吏部祭酒以禮部員
外郎奉使惟上過家上壽稱觴閣里以爲榮未幾
遭孫宜人及考功之喪再嬰哀疚自是忽忽多不
樂念封公春秋高懼外吏道遠貽親憂乃就事例
當得京職又需次者數年其與余別金昌也祭酒
方官翰林旅食甚艱以所積文贊白金數鑑布裹

紓屬余寄之丁寧款密余入都以授祭酒祭酒得
械捧手竚立如侍兄前余感其友於之篤嘗以語
人共爲太息其家庭兄弟間可稱述者多此類東
亭少英敏博學強記年十歲客有言焦太史竑字
弱侯何義或言漢魏相字弱翁猶此意耳東亭從
末坐起對曰此出考工記所謂輪人竑其幅廣以
爲之弱者非耶一坐歎其機穎嘗雪夜集東堂和
輞川絕句有曰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考功亟
賞之歲丁酉祭酒舉秋柳社於歷下於時知名之
士奔走輻輳皆詣新城王氏王氏閥閱貴盛至考

功祭酒才華益爍赫東亭雖未遇人得其片語皆珍愛之爲人沉潛篤實澹於榮利卒酉順天鄉試當爲同考官力辭不赴其生平當困約時安之若素而一二年來幽憂侘傺之狀亦或見於顏色殊不類平日祭酒與余輩間故身得母有所苦耶抑有所結轎於中而不能舍然者耶則蹙焉不答竟不能明其然也嗚呼銘曰

瑯琊清門菁華蔭藉齊右名區荆枝秀絕婀娜叔子敦履沉實處塞益亨戒滿彌抑韞石含淵光薄虹霓器以晚成嶷然特立奕奕清階豈曰散秩才

練斯刺神茂乃飭志與願違道因命嗇天道有常
其伸若訛昌爾子孫兆云叶吉

憺園文集卷二十八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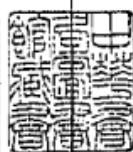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幼菴朱公墓誌銘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幼菴朱公始以諫臣事

世祖章皇帝讜直端亮著聲於朝廷

世祖方嚮用公驟遷既列於九卿矣公遇事敢言
不能爲媿阿依比中間以詬誤得降秩在朝公卿
輩益重公

世祖亦雅知公旋由卿寺擢中丞倚任日重公感
激知遇累月之間章數十上至其所難言雖城社



狐鼠之姦苟利國家不避也洎乎

今皇帝御極眷注尤隆命貳司農簡任少宰遂由
都御史淳歷三部尚書所建明爲尤多後以會推
事被旨詰責九卿皆知於公無與也而公難進
易退之節始終不渝遂引罪去位家居課兒講誦
經史暇或策杖逍遙郭外寄興詩酒人未見其有
愠容余通籍時公已位正卿舍弟立齋於公有通
門之誼以是數從公游比往來尤密又次兒炯出
公門下今年秋公卧疾數往候公十月之朔執手
榻前猶相與慰答如平生歡旣而曰身後事幸君

留意越三日捐賓客其孤儼屬公門人編修周
金然吳苑來徵銘於余且告葬速余追惟公之
立朝大節載在國史天下所共知至讀其疏章
指陳剴切雖宋之田表正范蜀公殆無以過其爲
給事也所言重名器以尊朝廷革久役以清弊
蠹嚴禁派糧積弊及糧船私債事皆施行其論破
積習以圖實效謂國家之事全在六部而今日六
部之病惟在推諉大抵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勞任
怨之意少一遇事至有才者不肯決無才者不能
決事稍重大則請會議不然則遷延日月行外察

報而已不然則卸擔於人聽督撫叅奏不然則畏首畏尾聽科道指名而已苟且塞責無容再議而已上下推諉以爲固然彼此相安以苟歲月如此國家之事安得不廢百姓安得不困而欲望致太平必無之事也因歷數六部推諉之病皆

皇上不擇人不久任不責成無法柄以馭之之故自今宜行試詢考覈之法視其殿最以定功罪而行賞罰法在必行無所姑息則風紀整飭實效可觀矣其在御史臺也論振綱紀以收澄清之效嚴考核以定畫一之制謂民之不安吏之不察由巡

務之不得其人也而其要惟在責成堂官嚴考核而已蓋巡按之賢不肖即堂官之賢不肖也自今巡按溺職請未治巡按之罪先治堂官之罪若臣等定差不公考核不當受私請屬阻撓事權諸御史亦得舉奏夫自治而後可以治人正已而後可以率衆責成有歸則紀綱自振至於巡方事宜諸御史並有見聞但令會同叅酌定爲畫一之制足以興利除害不然議論益多端緒愈亂巡按止皇皇補救細過之不暇則亦安所措其手足哉是時世祖皇帝方嚴懲貪之典凡貪官得贓十兩以上

流徒塞北著爲令公疏論曰此令一出而天下不復有清官矣何則有司畏令之嚴皆攫取民財以媚其上官上官挾朝廷之禁以恫喝求之於下無所不至雖欲不貪勢不能也清官由此而變爲貪官小貪由此而變爲大貪矣且自

上諭宣傳之後撫按所糾者皆罷輒殘疾與夫小貪之人必無有以大貪入告者何則一經提問有司無不求減贓罪圖保身命雖有盈千累百之贓而及其結讞期以不滿十兩而止是有司之貪者未糾以前徒層累而輸於上官被糾之後又層累

而輸於問官而尺籍所科百不一二蓋雖起古冀
黃之徒爲今日之有司未有不犯十兩之令者而
今日普天之下盡是不取十兩之有司豈今日之
有司皆出古循吏上哉良以有嚴令之名無行令
之實令嚴則思遁也

皇上何不更法而變制但擇撫按一大貪者而懲
之以戒衆貪擇撫按一大廉者而獎之以勵衆廉
於以惠百姓而格天心或有裨益也會天旱極言
山東前撫臣耿焞河南撫臣賈漢復以墾荒蒙賞
而百姓以賠熟受困歲增數十萬之賦稅大約多

得之於鞭笞敲剥呼天搶地之子遺而非額內樂輸之賦稅怨苦之氣積爲沴厲又部臣救荒無術賑濟濡遲公上章糾劾適中州報灾戶部覆奏皇上步矯精誠格天六月內甘澍已降遠近沾足奈何彰德衛輝獨請蠲恤公言於

上曰此小人之言明欺君父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雨豈輦下得雨普天率土毫無差別且堯湯之世何以有九年七年之水旱也復奏云河南撫臣以被災細數報部覆請再勘旣以撫臣爲不可信矣而又倚之以踏勘藉使撫臣告灾如前部臣

信之不可不信將必另差人踏勘不過徒增地方
煩擾耳又自夏徂冬被災州縣豈盡停徵特至勘
明已屬明春雖復蠲免徒飽吏橐而嗷嗷待哺者
已轉爲溝中之瘠矣與尚書王弘祚力爭再三奉
旨令弘祚陳狀弘祚雖彊辨然終詞屈

今天子親政公爲大司空極言閩地兵米之苦謂
延建汀邵士民苦於買米之攤賠至有願輸田入
官者而漳泉之間則直派之百姓宜敕督撫窮治
所司使百姓免脰削而朝廷百萬之金錢歸於有
用又言私派民夫之害謂閩民旣罄其食以供兵

復驅枵腹之性命以供無窮之役閩民何罪臣實痛之

天子下詔切責督撫大吏大吏以下多得罪閩中積弊遂革既爲大司寇則請旗下軫恤家人更定私嫁之條俾免離析請復康熙七年酌省存留錢糧以紓百姓又以懲貪過峻請自今非係官吏因事賄賂者凡求索科斂逼抑取受及無祿人仍遵律文科斷至於鋤大猾釐積蠹諸國家大事皆他人所不能言亦不敢言反且以爲不足言者而公獨侃侃陳奏鋒發矢激中外屏氣嗚呼若公者豈

其忠亮之節出於性成者歟公之以侍郎左官
也人或勸公具疏自明公曰吾昨一歲四遷不以
無功辭今甫一謫即以無過辨可乎人服公得大
臣體其再左遷也余弟立齋時爲憲長與公同罷
第謂公曰曩固聞公之義而譴之今得從公後其
敢有所言公曰然哉余弟嘗言每議事與公及蔚
州魏公接茵而坐三人者所見略同公議論尤以
惜人才重國體爲急在部遇事有不可輒獨爲一
議同官或迫之不能奪其公忠愛國無事不然所
傳奏牘不過什之一二而已公諱之弼字右君幼

菴其號本徽國文公裔世爲閩延平人至四世祖鳳梧公來學京師因家焉曾祖雲菴公諱英祖忠齋公諱國相考裕我公諱世竒忠齋公生三子其次曰濟寰公諱世才公之本生父也生子二人長即公次侍讀學士肯齋公諱之佐裕我公無子以公爲後其後以公貴贈其三世及本生父皆光祿大夫刑部尚書曾祖妣張氏妣左氏本生母武氏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端凝穎敏絕倫順治二年登賢書明年成進士選授禮科給事中歷遷工科都給事中己丑分校禮闈得人最盛踰一年丁外

艱服闋補戶科都給事中未幾除太常少卿歷右通政宗人府丞擢戶部右侍郎其明年以公事貶官十五年補光祿少卿轉通政司右叅議明年以左叅議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今上即位爲戶部右侍郎居二年轉左甲辰充殿試讀卷官明年轉吏部左侍郎又明年七月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調工部尚書又二年爲刑部尚書癸丑充殿試讀卷官疏請爲本生母終喪久之丁內艱服闋補工部尚書壬戌會試總裁九月充讀卷官明年冬解職家居凡四年康熙丁卯十

月以疾卒距生天啓辛酉六月享年六十有七公事親以色養居喪盡禮與弟肯齋公友愛自延師受室及諸居處服御皆爲辦治自少至老每食未嘗不共又能推恩以及其九族姻黨執友待以舉火者甚衆其有窀穸之不舉者嫁娶之不備者公皆爲之佽助無所吝倦嘗賣妾詢知其爲士人女也弗御而嫁之年十六讀書塾中聞鄰有哭聲以貧甚將鬻其子公爲之醵金代贖若此者在于他人雖得其一節猶足以傳而於公之盛德固瑣屑不能以悉書也公嘗撰述薛文清胡文定論政之

語用以自警居嘗好手輯先儒遺書刻之家塾其所精思熟復者尤在近思錄朱子節要上蔡語錄諸書燕寢門闥並勒箴銘蓋其淵源根柢如此故其立身持論無造次苟且得于學問者深矣娶劉氏先公卒 詔贈一品夫人子三人長儼刑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娶袁氏繼娶吳氏次侗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娶張氏次介官監生出爲肯齋公後娶張氏女六人一適通政司經歷林國樑一適內黃教諭鄧雋一適孔興濟一早卒一適興濟爲繼室一適翰林院檢討田成玉孫男三人好仁揚武兆

昌孫女三人儼等以今年十二月奉公與劉夫人

合葬于永定門外管村祖塋之北阡銘曰

在昔

世祖惇大明作公言于官蹇蹇諤諤消乎

今皇熙洽化醇公言于朝侃侃闇靡事不言靡
言不殫小廉大法公在朝端上殿如虎當門有
一辭引去退易進難進則盡忠退亦希直國之老
成進退惟式諫草雖焚豐碑斯刻謂余之私國史

有辭

顏叅原墓誌銘

公治春秋舉順治十七年鄉試明年成進士除內閣中書舍人遷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康熙十五年考選擢第一授吏科給事中居諫職凡四年章數十上一日

上顧謂輔臣張某屢有建白一無所私當與內陞故未掌印即陞光祿寺少卿前此未有也歷通政司右叅議順天府丞提調學政二十三年遷通政司右通政都察院左副御史尋命巡撫山東二十五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其明年調戶部左侍郎兼管寶泉局印務進吏部右侍郎明年轉吏部

左侍郎會

太皇太后升遐羣臣公疏請

聖躬節哀公捧讀

上諭嗚咽流涕曰

聖孝超邁千古矣五單喪父母賴吾祖以成立今
吾祖亦已下世吾久宦兆域未卜不于此時乞假
奉安先人魂魄將不可以爲今子孫于是亟陳情得
旨許歸里營葬時二十七年六月六日也踰歲

大駕南幸公迎送甫畢遂廬墓側手自封樹積勞
感疾疽發于背以二十八年六月六日卒享年六

十有三公爲諫官務持大體于國家之事知無不言亦未嘗毛舉細故爲廿四察之論先是漢軍在任遭喪不得回旗守制公抗疏請與漢人一例以敦孝治又疏請寬官役監守自盜之例依本律自是踰年不能償者得免妻孥入官流徙姦民略賣人口遠至口外請設厲禁并追江寧所買男婦五十八人還其籍軍興廣開事例有人奴竄名選籍爲縣令除目已下公勑褫之他如纂會典修明史繩江右逋賦疏上皆施行其撫東也正已率屬不事操切于民間疾苦訪求不遺餘力初入境會濟

南東昌兗州三郡皆被災疏請發常平以賑先量
給以堠德音之下活人不可勝計臨清倉米徵
解本色重爲吏民累先是奏請改折者不果行
公疏再上始得請青齊間有小清河者源于濬水
而與濟漯之水合流經董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
博興樂安以入于海蜿蜒六百餘里故道就湮而
水橫決爲諸邑患曲防盜決格鬪無虛日訟牒相
仍公單騎按行斥豪強之占河身爲田者疏請濬
復故道且建石閘以備旱潦蓄洩青齊之民以爲
百世之利先是公以中翰典試山左至是益刻意

育人材集諸生肄業白雪樓中親爲講解月課其文高下風氣日上此皆撫東善政之尤大者甲子

上南巡回鑾公始受事迎境上

上命公陪祀闕里禮畢還蹕行宮夜漏下數刻傳公入見奏對稱旨翌日出御筆臨趙孟頫書以賜公蓋公自諫官時受知于

上最深故撫東得以展其志其居刑部戶部及吏部皆多所建白陳義侃侃無所畏避

上方倚以大用而歸志已不可逭矣公性孝友修

內行三世同居至今苟可以濟物見義必赴郡有
田沒于江潮民以逋糧被追呼公力言於主者疏
請豁免歲蠲銀千七百餘兩米麥三千五十餘石
在都時順天府學爲旗丁及居民所蹈藉蕪穢不
治有司莫能制及公爲提調請嚴加禁飭

上謂公實心任事 詔特褒之公丰貌俊偉慷慨
世務掀髯抵掌傾其座人喜賓客然泛愛于同年
中尤與余善憶辛酉之春有餉公介休羊羔酒者
公招余共飲時以歲饑展賑粥之期春盡當止而
四方來就食者衆余語公吾儕爲此樂溝壑中乃

多餓者語未竟公立索紙筆草疏請五城粥廠宜
且勿停止其九門宜各設一廠以便疲癃老稚之
附近就食著許人日食米三合十四廠日各給米
三石日計米四十二石可日食一萬四千人約費
萬餘金即可全活萬餘人其詞甚詳猥余乃浮數
大白而起公坐以待旦跪上下廷臣議遂設九門
粥廠如公請公持論喜緣覈名實趨事赴功翰林
故事但序資遷轉以養恬退息奔競較俸之論自
公發之余不甚以為然顧嘗以此戒勉同官
天子典學稽古五品儕盡職良不易何暇優游邑屋

爲張公言是也生平所著疏稿若干卷及他詩文若干卷號寧遠集藏于家元配凌氏 誥封恭人子一乃馨女五其三已適人一字一未字孫一作聖尚幼公疾革遺書與余訣謂必不起余發書大驚未入懷袖而凶問已至矣乃馨將以某月某日奉公葬于某縣某鄉之原使來乞銘嗚呼余何忍不銘銘曰

今之諫官古遺直四年補袞舉厥職

帝用驟遷嘉乃績東方保釐任牧伯海岱濟河沛恩澤遂荒大東及鳬繹再歷卿二躋天官整刷銓

法吏不列蓋歸其鄉歌考樂寃其死矣奚以悲古
三不朽公庶幾誄德鑄功無愧辭

清故文學元遴王君墓誌銘

吾邑有高才生王之垣以文藝有聲庠序間數年
前葬其本生父文學元遴來乞余銘余未有以應
也今年冬王君之壻顧雲如走數千里來京師爲
之垣申前請顧與余中表戚之垣又素遊吾門王
君行又應銘也其何辭君諱掄春字元之改字元
遴曾祖瀛洲君一恭自太倉州徙崑山爲縣人祖
集虛名周緒考仲翔名雲鸞王氏故有東王西王

君曾祖以上居太倉累世貴顯蓋東王也縣中之
王從太倉分支爲西王科第鳥繹與太倉埒惟君
一支三世爲諸生未有仕者及君爲諸生當有明
未造未久棄去人訝之君笑曰非公等所知也君
母第二人季弟振春早卒仲弟捷春出後叔父霖
環考仲翔君歿君悉推產與弟弟善病罄其產又
以所居宅讓與之及弟卒人莫肯爲之後者君歎
曰家貧衆所棄吾弟其爲若敖氏鬼乎令仲子之
坦嗣之爲之經紀其喪作嗣議一篇以明重宗祀
不計實而存名之意比君卒其宗老增城君誄之

曰迄于仲氏讓生之死方讓以產又讓以子嗚呼
古者立後之法惟重爲大宗蓋以奉宗廟之祭也
其他旁支庶姓絕續無所繫死則祔祭于昭穆亦
未嘗乏祀自世以遺產爲意幾于人人有後至有
爭立並建者是則貧而莫肯爲後亦君子之所撫
然心傷矣君讓產于出後之弟又推其子以後之
敦本厚施是不足以風世破俗乎增城君名瑞國
奉常麟洲之孫仕增城令于君爲近屬亦所稱東
王者也配沈氏有賢德君生于明萬曆辛丑歿于
皇清壬午享年七十有二舉鄉飲大賓沈生于萬

曆戊申歿于康熙庚戌享年六十有三子二曰塈
曰之垣廩膳生即後捷春者也女六俱適士族雲
如其一也孫男女十二人長孫鉉學生蓋自君高
祖副使公而後六世爲諸生矣康熙庚申年十月
其子奉君夫婦之柩合葬于靈區沈翔圩之新阡
後七年邑人徐始爲之誌且銘銘曰

鐘鼓樂鶡車馬載鼈不如深林以趨以棲獨行耶
隱逸耶百世之後于吾文乎是稽

荆南道叅議祖仁淵墓誌銘

君諱澤深字仁淵奉天遼陽人父大壽明大帥守

錦州十年力屈迎降

太宗皇帝禮待優厚事見國史授光祿大夫一等
精奇尼哈番生六子君第五長澤潤固山額真一
等精奇尼哈番兼施沙拉哈番次澤溥總督福建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次澤淳世襲
拜他拉布勒哈番管佐領副都統三兄皆一品光
祿大夫從父兄弟多中外大官君初任佐領選授
吏部驗封司員外繼管叅領旋陞文選司郎中轉
湖廣右布政使因前任選司墨誤左遷江南淮海
道僉事兼司榷關被論免官居久之補直隸口北

道僉事移江南蘇松常道叅議以裁缺補湖廣上
荆南道叅議再被劾罷官君承父兄氣力年少通
顯果於有為所至多有勞績可紀性豪侈又耿中
丞愛婿生貴甚視金錢如糞土窮極被服飲食第
宅皆出己意都無凡俗工書画解音律稱賞鑒家
會其所嗜倍直購之必得乃已或有所空乏即賤
鬻亦不甚寶藏也書画皆師石田翁其在蘇州時
親至長洲之相城封其墓爲文以祭之且訪其後
而恤焉亦自能度曲所蓄聲伎皆親督其藝成自
言吾爲此數童子纔幾曲合拍鬚便數莖白也在

淮海時當路使人諷以已意獻之君怒曰祖五豈
教歌童媚人者其所居第爽垲軒楹闌檻皆放江
南臨水亭榭芰荷蘿薜占京城之勝爲權貴者所
欲君又固不肯與既以此失當路意會上官又貪黷
索賂不得遂以此再賣禍君好與老中官往還以
此多識前朝故實又樂與方外釋子遊爲啓精蘭
疏泉鑿山不計勞費性善飲于酒人初無所擇但
勝大斗便呼與賭勝與人交所不稱意箕踞慢罵
使人不堪至其一言相契披瀝肝膽與無錫秦留
仙嚴蓀友善留仙有急君解橐千金涉江贈之蓀

友母喪君捐金爲治喪才藝之士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君因留仙以交于余而君乃嚴事余嘗窺君以居官處世如此蕩棄檢柙殆于不免君善余言至于拜且泣而不能盡用且用之已晚故其在荆南謹飭異于他時而已無補救矣君生平未嘗爲生產計金錢隨手略盡銀鑪北來罄典衣裘其病卒獄中也至無以爲殮嗚呼可哀也已君娶于耿山東巡撫焯女也五子長良采次良材良楫良柱良梓女五人卒年五十有三君之子某某以君之喪葬于某原銘曰

嗟嗟祖君而至于斯君之遊于士大夫間知君者
恒爲君危不知者不足於君其輕心易物獲戾也
宜使君第承家世爲遊閒公子其風流跌宕豈不
超然于當世之是非而乃困君以吏事雖勤且敏
其奚以爲

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卜君墓誌銘

往歲余佐禮部見學校弛廢人材眇窪一切制度
文爲闕略未備思欲挽近時之弊以興賢育才討
論禮制稍復古初佐

聖天子文治萬分之一而同志者寡獨同年溧陽

王君曰曾爲儀制司郎中其爲人清修苦節練習
典故爲言某事當罷行司官某不任職吏某舞
文當罪具有條理王郎中將遷去秀水卜君由武
昌知縣入爲儀制司主事清操一如王郎中屬稿
皆自操筆如素習者吏畏譁不敢犯一日余同太
宰陳公直 内庭出日已晡遇暑更衣卜君猶治事
不倦陳公歎曰安得此人爲吏部郎及吏部闢浙
江人君當預選余與同官實推轂焉而未嘗不重
惜其去也君爲吏部益有聲顧其勞悴愈甚家貧
無兼裘每日五鼓趨朝日旰乃返飲食失節驟中

寒疾京師乏良醫投藥輒不效逾七旬竟不起歿
之日印舍無斗米百錢余捐兩月俸偕其親黨助
之始得就殮也君歿之明年爲康熙二十九年春
二月余方請告南還孤子彭年扶柩將行以志銘
請因據狀志其大略俾刻而藏焉君諱陳彝字聲
垓別號簡菴明洪武初始祖居嘉興之北鄉其後
析縣爲秀水人曾祖大有嘉靖丁未進士起家無
錫知縣歷雲南尋甸知府兄弟三人皆成進士有
聲績祖曰謀清流知縣考兆龍贈文林郎妣伍太
安人君早孤太安人督之嚴未冠爲博士弟子事

太安人能盡孝順治十七年舉鄉試康熙三年會試中式賜二甲進士出身君成進士十年乃謁選得洛川縣縣爲鄜延邊境正賦不滿萬金以給榆林鎮戍歲餉所徵米粟則給宜君營兵食營去縣百八十里給不以時且多所耗費侵蝕君至則如數先期給發兵將喜過望未一年滇黔叛西陲寇盜蠭起君乃練鄉勇設關險晝夜登瞭巡警邑以無事是年十二月王輔臣叛於寧羌殺經略大臣延安震動明年柳溝將李思膺定邊將朱龍俱叛州縣多失守朱龍叛兵逼洛川君親乞師宜君

將楊某楊先以運米德君乃提兵千人與君偕
不有頃賊圍城君登陴拒守而令楊出城奮擊賊
夜遁去君與楊約爲兄弟椎牛饗士極歡乃罷是
時賊多誘民縛長吏降者獨洛川人喜助君守曰
我父母也太安人計至士民詣上官請留君涕泣
固辭不許墨縗從事者七月及大將軍圖海撫定
平涼始得請服闋補武昌縣時滇黔未平楚北軍
行孔道殲心供億如洛川時以其間爲民請命如
免派歸巴運夫腳價二十三萬有奇免鐵稅及煙
酒雜稅又蠲大兵養馬草東無協濟他郡言皆懇

切上官感君意悉從其議居武昌八年舉卓異擢
禮部余素聞君名見除目謂王郎中曰可惜君俸
當遷卜主事今來助君矣君勤於簿書每一事至
司即日與同官酌議具草事大小無留滯稟性淡
泊勵操守一切私餽悉屏不受與人言則藹然和
煦不欲立崖岸以釣名譽其於堂官極恭謹遇事
不可必反覆力爭從其言乃已其待余尤厚見余
與時齟齬即悄然懷隱憂余故於君之死有餘痛
焉君年六十有二娶于陳陳卒不再娶子二長即
彭年太學生陳出次彭頤庶于出孫男五孫女一

彭年等將以某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展如之人云何三祿以我迂愚致爾頗顧不見世人庸庸後福清脩姱節內省無恧秩秩儀部粲粲銓司早入晚出盡瘁於斯廉儉正直其能勿思銘
爾德行子孫識之

刑部主事季用汪君墓誌銘

嗚呼天之予人以才果將推其餘以被之天下乎抑厄塞屯閉之以使不得用其遂已乎國家之以爵祿官人固將享其道以利濟生人乎抑姑試之而姑已之使不免於憂患戚嗟而終於無所成乎

若吾友汪君季角之生也其稟於天也良厚而又
嘗以其所學應有司之求連舉於禮部矣然年僅
四十有九位至於郎署其施也不廣其志也未竟
計其生平之所得獨其名在耳則夫名也者非夫
人之所以自窮而以文詞得名者尤其所以窮之
具乎以天之賦君之厚國家之知君者不可謂晚
而其所以傳君者止此則意者文辭之工尤人之
所不易得君之豐于此而嗇于彼非不幸也嗚呼
是足以銘君也已汪氏其系新安數遷渡江爲揚
州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至父某生子五人君行第

五君之好古文辭也。自其離成童時已篤志經史。
康熙十二年鄉試中式。又三年成進士。得釋去舉
子業。考授內閣中書。年少也。職閒無事。益發憤讀
書。常攜筆研就閣中。校讐或月夜循殿階行吟誦
聲。聞直廬爲文摹王荊公得其峭潔。而君之所自
許也。於詩尤得力。始嘗出入於漢魏六朝以及唐
人。猶爲未足以盡風雅之變。乃合杜韓蘇陸四家
詩爲一集。及宋諸家詩。無不研練揣摩。疲精力於
斯。余嘗駁之。宋詩第博其旨趣足矣。不足學。君執
其說益堅。予亦不能難也。然君詩自取材于經史。

其于宋人所見爲佻巧傷雅俚率無蘊藉者君洮
滌挾汰率變其體格而新之他人學之者不能及
也君文之最有名於時者爲辨道論是時妖人朱
方旦被逮至京旋出獄妄爲人言禍福走者如驚
君辨之略曰國家幸太平無事得此輩以資談諧
玩弄足矣今傳者崇奉太過或謂孔氏復生或謂
大禹再見甚謂移檄玉皇則祈雨立應不惟上侮
聖人亦且獲罪天地此亦士大夫之過也且京師
奸邪雜處易于動搖萬一朝廷震怒間以些言
惑衆之罪吾不知山人安所逃死文出吾師孝廉

方掌翰林聞之即往訪其邸與之定交而返君
爲四書三年請終養在道聞母喪已復丁外艱服
不開適朝廷詔中外舉博學鴻儒薦者以公名
上不果試已未舍弟起監脩明史所特薦纂修者
七人君與焉君在館討論嚴密撰述最多既補刑
部江西司主事兼管纂修君雖好學如不及特盡
心於吏事有武某者以一車一馬販米南花園宿
於董之貴家董殺而取之貲明日載屍車上鞭馬
縱之去至劉氏門止焉其父謂劉殺其子也訴之
坊吏鍛鍊成上於部君視之曰劉殺人而以車馬

置諸門乎白尚書請緩獄三日自步行南城外縱所獲馬馬至之貴門跳躍悲鳴直奔入其庭中則所載米囊猶存也一訊而服海戶某故寃悍王氏兄弟五人與鬪懼不勝拉殺其病弟誣之罪人皆以其素寃也信之君廉問鄰人旣得實有二人稱親王使者來取囚曰王輿夫也君曰是犯國法宜死即王輿夫當啓奏二人懼而逸去時尚書符州魏公大器重君即君所定橐輒不復議錐

天子亦知之屢訊其名一日出金箋命侍臣能畫者書唐詩選擇其工者爲屏風君畫在二十四幅

選中衆且謂不日當召見改官侍從忽有以蜚語
陷君者 中旨問九卿皆矤眙不知罪狀所擬坐
且不測幸

天子寬仁詔下奪官而已君歸後杜門不入州府
日坐其所謂十二研齋者朝課經夜課史將沛然
大發之于文所作史論甚夥暇則布袍芒屨散步
田野間從里老談話終不及世事然其抑嗇無聊
之衷遇物接觸往往見之歌詩既而悔之猶不能
自禁至其所鬱而未發者人不得而知也以是竟
夭其天年以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卒君諱

懋麟別號蛟門季角其字性剛激不能阿邑流俗人遇知已傾肝腑向之盡切磋之道孝于二親大公得君最遲及見其貴奉養至九十三云與兄叔定少同學友愛尤篤叔定流涕爲余道其臨沒口占二絕句其一云惡夢虛名久未閒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事只在儒臣法吏間蓋君充纂修未授史職爲吏西曹非其好其齋志以沒而情見乎詞如此聞者無不悲之君所著百尺梧桐集八卷詩十六卷詩餘一卷行世旣死叔定又集其遺藁十餘卷藏於家配張氏子一兼女八一適

進士程文正一適胡恒期方伯存仁子也餘皆許
字士族君旣歿而方伯泣吳經紀其後事問兼曾
聘某氏否曰未也即流涕以少女許之兼之以狀
謁予銘也僅數歲寥然衰絰對余哭泣執禮如成
人君之所詒庶其在此銘曰

君昔權厝在平山堂左攀文正右挹歐陽二公峩
峩與爲頡頏有封若斧卜爾永藏生鬱不舒沒吐
其芒魂兮其歸往來蜀岡

陳檢討誌銘

戊午春陳其年過崑山讀書余園中適朝廷下

詔舉博學鴻儒於是故大學士宋文恪公以其年
名上余送之曰子雖晚遇然自是絕青冥脫塵埃
羽儀 盛朝不久矣吾與子相見於上京耳次年

春

天子親試諸徵士於殿廷其年名入一等授翰林
院檢討纂修明史是時京師自公卿下無不籍籍
其年名傾慕願交者凡人事往來賀贈宴餞頌述
之作必得其文以爲榮挺脯之贊溢於堂四方之
履交錯於戶其年輒提筆綴辭益與酬酢不休然
其年所居在城北市壘庫陋纔容膝蒲簾土鉢攤

書其中而觀之歎救陵飯沉思經籍有餘無間所從來時時匱乏困卧而已閱四年年五十八而病作疔發於面已患滯下積四十餘日諸同年故舊問餉延醫供藥餌不絕卒而哭之咸盡哀余偕舊相益都公及諸士大夫出貲助含斂治喪無缺於禮又議立其仲兄子履端爲後然後得倣舟歸柩於故里陽羨之某原啓儲夫人攢合葬焉嗚呼余之期君於京師相聚首者幾何時而遽以要君於邸今又以履端之請而爲君銘豈不重可痛耶其年諱惟松別號迦陵宋止齋先生後由永嘉徙宜

興至祖諱于廷明萬曆乙未進士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父諱貞慧副榜貢生改官生贈檢討太保公正色立朝爲時名卿所交游相議論多憂國奉公之臣而贈公以貴公子用節概推重搢紳間中罹黨禍遭亂後鑿坏肥遁著書自娛諸常所蹤跡往還者皆海內逋臣遺老蔚然典型故君自束髮以來耳濡目染已不墮俗下儇薄氣先是君十七歲時補邑博士弟子貞後隨侍贈公棲止山村野寺絕仕進意久之隨輩應鄉試不利浪遊南北至京師故大司馬合肥龔公賞歎其文首

爲定交在中州則徧交侯朝宗徐恭士諸君如皇
主冒徵君家最久君修髯美丰儀風流傲儻所作
歌詩隨處散落人間豪肆排宕初本三唐而墮唐
自恣於昌黎眉山之間遇花間席上尤喜填詞興
酣以往常自吹簫而和之人或指以爲狂其詞多
至累千餘闋古所未有也君於文最工駢體嘗部
集漢唐宋元及近代文間摹擬之爲文然率不如
其駢體所作哀艷流逸每於敘懷傷往俯仰頓挫
愴愴有餘情庾開府來一人而已君門閥清素爲人
恂恂謙抑襟懷坦率不知人世有險巇事口蹇訥

不善持論及其爲文則颺發泉涌奇麗百出天下
知與不知無不稱爲才子云母湯氏御史某女贈
孺人儲孺人生女一適文學萬某側室生二子俱
殤履端今爲諸生銘曰

杜牧牧之江總總持文才瑰麗缺於駢詞子山清
新義山爭奇超軼絕羣非鬱而誰五十仕宦車無
耳困翅欲軒瘞將起誰之不如止於此

翁元直暨配席孺人合葬墓誌銘

具區中包山東二十餘里有山焉隔水相望世稱
爲東山而因目包山曰西山東山有數大姓最著

者翁氏君翁姓諱天浩字元直別號養齋國學生
考授縣丞性孝友無他嗜好惟僻志泉石乃擇地
于橘社之西其先人欲築圃未果者營別野焉每
遇良辰集羣從昆弟及朋舊觴詠爲樂四方人士
聞而慕之亦以時擎舟過訪賓主流連盡歡題詩
歎賞而去自昔翁氏盛時其族人園林臺榭甲于
東南數十年間漸衰落矣惟此社西數畝地爲翁
氏別業流水周階青山在牗不事雕飾居然林壑
之勝君曰吾先人嘗欲爲之凡吾之逐逐就此者
期無墮舊業而已歲庚午余請告歸里特恩以

書局自隨避城市喧鄙就君假館焉君亦惟恐余之不往也于是晨夕數見率其子文模執經問業辛未春余方與其兄季霖有西山探梅之約而二月一日君以舊疾奄作終矣時年四十八余悽然心不怡者累月也君之先諱叅者明嘉靖中以禦倭功旌其廬叅之子諱籩有奇智美言居積蒙益以饒是爲君曾祖祖諱啓陽父諱彥博豁達有才幹及君兄弟種學樹行士林咸歸重焉元配席孺人同里太僕少卿本楨女也先君卒年二十七君痛孺人之賢而早世不再娶子男八人長曰文權監

生次曰文模歲貢生文楠監生皆席出君母弟雲
汭夫婦早亡以文模爲其後次曰文榜文楫文樞
文樅文栩女一幼未字孫男女各五人君卒之明
年文權等將以十一月戊申合葬于山後之周灣
而以雲汭夫婦祔焉君遺命也前事文權文模走
吾里持叔父季霖狀哭再拜請銘銘曰

天欲折之則如弗生雖弗永年其德克成莫釐之
下衆水所瀦旣安且吉維此幽墟